

光阴悄然流逝，大串大串的日子还未来得及细细品味，便唱着闹着哭着笑着飞着跑着走了。元旦飘然而至。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一个日子。

四时行焉。八十年代元旦也罢，九十年代元旦也罢，我想，时光无情，不过随时随势者也。遇到这种时日，总要论寒感春，辞旧迎新，借以舒展365日已经困顿麻木的神经，激荡生命的情緒。

记得六十年代一个元旦前夜，气候酷冷。父母关在文革时用以使人脱胎换骨的地方——“牛棚”里。直到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，我还辗转不能成眠，颤颤地掀开玻璃已被人砸碎，用黄板纸钉得严严实实的窗户朝外窥望。对面楼

新年的希冀

关晴

上的屋瓦，严霜密结，一片惨白，几盏昏黄路灯，照着空寂的街巷，大半个月亮孤零零地挂在天际，寒光四射，高不可攀，让人想到远古的洪荒宇宙，一抹似烟如雾的愁怅借着月光，缠绕心头。没有了对逝去时光的惋惜，默默地低诉着对新年的希冀；愿寒随一夜去，春逐五更来。

果然如愿。此后的光景，一年好似一年。政治开明了，人们思想宽松畅然；科技发展了，生活水平提高许多。整个八十年代，人们跳动的心大都成了交响乐里亢奋激昂的音符，鸣奏

出40多年来最动听的乐章。所以我想，新年的希冀大约不是虚妄的迷信，似可看做一种可以化为来年力量的源泉，支撑精神大厦的基柱。一年复始，以九字打年头。中华文化喜欢在九字上做文章：毛泽东当年可以上九天揽月的气概给中国开辟了一个新天地，我们自然应该让她日新月异才对，更何况新年还是

马年，骏马奔腾的时候潇洒、自在、昂扬，愿新年如斯。

去年在野芳发而幽香的时节，曾看到有人著书讽喻中国人喜欢祈望，如今已是水落而石出的寒冬了，我乃以为：中国的希望是在这个民族性上，哪个寒冬不盼春？没有祈望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，所以对新年还要说几句祈望的话：一愿祖国进步发展，摆脱贫困落后，二愿人民文明生活，奋进向上，三愿我的亲人朋友，以及所有的人，健康幸福，欢欢乐乐。



剪纸
傅培昌

“侯笛子”，你听我说

——何仲育

【侯笛子】，你听我说，第一次见你，还是六十年代初在山城宝鸡《金鸡乐队》举行的音乐会上，你那悠扬的笛声征服了我，也倾倒了半个山城，打听你的名和姓，人家便告诉了「侯笛子」这个雅号。

一九七一年，我来到了宝鸡机务段，我们一同在机车上修活儿，一同在舞台上演出，这时，我才真正认识了——制笛工侯玉柱。

时间飞逝到八十年代。你笛子还吹，但远不如以前那么有味。开始我还埋怨你不认真练功，可后来才知道你为攻克蒸汽机车复式风泵这个难关，正在「头悬梁，锥刺股」哩。我知道你只有初中肄业的文化底子，可你却毫不气馁，拿出当年苦练笛子的劲头，切磋琢磨，大胆地把风泵变向阀由分解式改为一体式，又独创了「金钢玉研磨法」，用精湛的钳工手艺，提高了变向阀活塞与汽缸之间的配合精度，攻克了复式风泵途停的关键，使宝鸡机务段连续五年蒸汽机车无机破事故的好成绩。一九八六年，全国十七个机务段的能工巧匠集新乡机



刊头设计 董凤山
本版编辑 叶广岑

七
迎新
杨乾坤
欣然梅报知春近，
除旧布新非等闲。
巨手已成千代业，
挥戈再跨万重山。

冷却之后

蒋成美

他刚接了一个电话。电话里的声音是那样宏亮，那样甜蜜，然而宏亮中带着威严，甜蜜中杂着苦味。他细细品味着，最后只得点了点头。

他是搞铁的，有着铁的性格，象铁轨一样耿直和硬朗。世界上有无数钢锤，是专门敲打耿直和硬朗的。上级骂他“不通情理”，同级骂他“傻瓜”，下级也有人骂他“断子绝孙。”中国的矛盾似乎特别多，上下左右，四面八方，真是有点扯

不尽，理不清。他想到了炼铁炉。火红红的，软的便化为乌有，硬的东西也化为溶液，却已得到静化和升华。

他想到了弟弟。弟弟是一个炉前工，早就想调到科室去吹吹电风扇。他没有动他，兄弟因此翻了脸，而且家里的人都为此烦恼他，他出外开会一个星期，公司领导和副厂长出了面，弟弟调进了供销科，他回厂以后见木成舟，也就一笑了之。

他想到冷却。炼铁炉的铁水一放出炉门，便会冷却。人也该有冷却的时候。众多的矛盾，化成了一架八卦炉，谁在里面呆久了都会难受。

今天公司来电话，又要调副厂长的儿子进办公室。

他吃了一惊，忽然明白了，铁冷了也就会沾上杂质，就会生锈。

他抓起了电话，告诉公司，他的弟弟立即回去当炉前工。

妙联记趣

一、王羲之巧续对联

“书圣”王羲之的字，人见人爱。有一年春节，他贴了两次对联都被人揭走了。他怕再被人揭走，就写了一幅半成品的对联，上联是“福无双至”，下联是“祸不单行”，贴在门上，果然再无人揭。大年初一天刚亮，他在半成品上给添了几个字，便成了：

福无双至今日至
祸不单行昨夜行
原来两句晦气的话，就成了吉祥无比的佳句。

二、巧“对”过河

古时候，江南某地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广济街，街西尽头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河，东西街口各有一当铺。

一天，一个穷要饭的要过河，那摆渡的瞅了瞅他的破衣烂衫，知道要钱是白搭，便出一联：“南广济，



节日书摊

王冠群

小幽默

打扮时髦的一对男女青年走进一家报刊门市部。

男青年指着一本《大众花卉》对营业员说：“买一本《大众花卉》。”营业员冲他一笑，把书递给他。

身旁的女青年拿过书一看，问：“这个‘开’字怎么上面多了一竖？”男青年答：“这是书法艺术！”

北广济，南北广济济南北，谁知那要饭的随口便对出了：“东当铺，西当铺，东西当铺当东西。”“好，上来吧！”那要饭的刚上去，有一穷秀才也要过河，摆渡的又以刚才的上联让秀才应对，秀才便对：“春读书，秋读书，春秋读书读《春秋》”遂也上了渡船。（张伟）



喜迎九十年代



祝君马到成功
张友华 刻

雪梅情思

孙晶

雪，这冬天的雨。

雪比雨更多了一份温柔，一份潇洒，一份清丽。

漫步在雪中，看天空娟娟的雪花在翻飞地飞舞，柔柔的，软软的，好快意哟！那薄薄的雪花轻轻地落在发上，缀在襟上，我的心儿便也轻轻地颤了。

这空中迷人的小精灵哟，飘逸如漫天的柳絮，潇洒如纷飞的杨花，我沉醉了，踏着细细的雪，带着一抹眩目的晕眩，凝视着那些正在跳舞的小仙子。好美啊，可爱的。

秀丽如斯，妩媚如斯，娇柔如斯，纯净如斯。

此香无时可消除，留在心头，永在心头。在淡淡清幽的香气中冉冉升起一个纤细的身影，她漫游在暗香浮动的梅林中。她就是三十年代闪耀在中国文坛的星星石评梅。

“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，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。”这位评梅的恋人高君宇，早已长眠在陶然亭畔。他们的恋情就象那两枚象牙戒指，洁如雪、纯似冰。生如夏花之灿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。

飘扬着的雪花带来淡淡的梅香，我沉醉了，在这雪情梅思的世界里。

一代英豪续写华夏文明史
四方大地又铺神州改革图
银蛇送回随腊去
金马迎新报春来
党风正无风不正
国法明有法皆明
九州笑语齐迎九十年代
四海欢歌共奔四化前程
东风化雨，催发万物绿四野
政策归心，振兴百业富八方
彭合庆

古城细雪 王晓平 摄

